

四  
音  
義  
下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李銘

今人日處於天地之內日微逐乎萬物之間而輒以為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其否泰剝復之數其吉凶禍福之機天地萬物自得之與我國渺不相涉也天地萬物自致之我固不必代為謀也孰是說也我與天地之所謂一氣相通者何在我與萬物之所謂一體相關者又何在而其甚者且復紊亂天常繫繫地脉咸絕乎天經地義以顯背乎中而繁霜於是告警矣日食於是告災矣星隕於是告變矣山崩川竭非常之變各以類應天下而求之於萬物則又殘害毒痛任其戕賊而不知恤橫征暴斂嚴刑峻法奪其相生相養之道使斯民日罹於火熱水深之地岌岌乎不可以稍安而數畧入洿池斧斤入山林舉一切飛植動植之倫又復戕賊而不知恤則所謂仁民愛物者幾不可得而見何有於位育是故聖王在上務矯其弊而行之天地本中以中符合之天地未中以中裁成之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矣萬物本和以和周浹之萬物未和以和曲成之吾氣順而萬物之氣亦順矣書曰地平天成天地之所以平成即天地之得其位也易曰仁育萬物萬物之育即吾心之仁為之也其否泰剝復之數天地自為通復皆吾心與為通復也其吉凶禍福之機萬物與為感

召即不啻吾心與為感召也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斯其為盡性贊化之聖人歟

君子中庸義

朱振曾

君子者聖人也。其道至中。其理至庸。其教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事不外起居飲食宮室男女。其書不出易象詩書禮樂春秋。其治不越教化爵賞刑罰井田學校封建征伐。故由其教者。雖夫婦之愚。可以知而能也。及其至也。堯舜有不能盡。而天地為有憾。孔孟既沒。聖道不明。絕滅於周秦之際。漢興乃訪求其遺經。而後之學者。不明其大義。於倫常日用之間。乃徒挾一二遺經曰。是聖人之道所在也。而墨守之。而談理者。則又託諸渺茫不可知之域。爭得失於毫釐之間。或相傳述。或相攻擊。而聖人之道愈以不明。此無他。待聖人也過尊。求聖人也過遠。而所以自信也過篤。不求諸至中至庸之地。而以其高且遠者當之。是則大惑不解者也。聖人之於君也。忠於父也。孝於夫婦也。別於兄弟也。友於朋友也。信於是乎。起居以時之。飲食以養之。宮室以安之。男女以偶之。作為詩以歌詠是也。作為書以紀綱是也。作為易以知能是也。作為禮以節文是也。作為樂以舞蹈是也。作為春秋以褒貶是也。能是者。爵賞之。不能是者。教化之。不率是者。刑罰之。以養則有井田。以教則有學校。以屏藩則有封建。以討不庭則有征伐。其大要不過使民老有所終。少有所養。各愛其親。各



敬其長而已。故傳曰：教民稼穡，樹穀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故孟子告齊梁之君曰：制民之產，申之以孝弟之義，是何也？衣食足然後可以施教化，天下乃得而治也。夫聖人之道，治天下焉耳。聖人之治天下，倫常焉耳。過乎此不足以為聖人，不及乎此亦不足以為聖人。後之人於詩不求夫歌詠性情之正，於書不求夫立政明倫之大，於易不求夫吉凶消長之理，於禮不求夫善惡邪正之辨，於春秋不求夫興衰治亂之原，而徒章句之是求，空虛之是索。翬然曰：聖人之道固在是也。嗚呼！其可得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素夷狄行乎夷狄義

劉傳福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犇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夷狄之常道也。今天下之勢，方倒懸，夷狄慢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而中國割地納賂以奉之，論者椎心泣血，視為仇讐，請必係寇虜之頸而制其命，而行之無本，召變愈速，甚非計。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蓋其不同者，語言嗜欲，而其性情心術則未嘗不同。以忠信篤敬行之，其感孚至捷也。外患云乎哉？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素夷狄，不必懼夷狄之桀驁而不可馴也。道在優游漸漬，從容而變化之。而今日用夷變夏者，異日且用夏變夷，吾未見夷狄之不可治，而治夷狄者之別有他道也。行焉而已，素位而行焉已矣。禹作貢，島夷皮服，湯始征，自葛始，東征西夷怨，南

征北狄怨周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三代盛時未嘗無夷狄之向化今顧震而驚之思反其道以制夷狄而不知用彼之矛陷彼之盾吾未見其所行之得當也

寬柔以教義

宋肇珪

洪荒以前無所謂教也。其民榛榛而處，狂狂而游，不識不知，各相安於渾穆。自燧人氏作，立傳教之臺，而教之事始起。迨至河出圖，洛出書，開天以一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作，教法於焉大備。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於是入學鼓篋，遜其業。夏楚二物，收其威，納之於庠序學校之中。澤之以禮樂，詩書之氣，其不幸教者，移之左，移之右，教之而不變，則又移之遠，移之郊，移之而仍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盡。嗚呼！何其嚴也。而南方之教，顧一於寬柔者，何興？無他，其性情之寬厚使然也。其風氣之柔弱使然也。高明沈潛，皆天性，以詩書為桎梏，人將苦吾道之苛。德性文學各淵源，以門戶為是非，亦太覺胸襟之隘。又況從異道而逃歸者，其勢倍病，寬以柔之，即為吾股肱羽翼之才也。自迷途而思返者，其情必誠，柔以容之，何莫非民社國家之福也。否則有道之丰裁，岸然自異於眾，踽踽涼涼，孤高自處，望而畏之者，輒指而目之曰：如某某者，非人情不可近。又加之黑白太分，或以既往咎之，或以清議拒之，辨流品，峻門牆，使鄉曲愚陋之士，求一望見顏色而不可得。於是見棄者，或激發而樹幟異端矣。甚且隱忍而戈操入室矣。刻期後學，自處正復不厚，而吾道亦將不昌。又



何為耶也究何如寬厚者之能愛物也柔弱者之能容物耶也君子是以服南方之教之善也  
而歎其性情厚風氣純也也

理財為拯貧之藥石。興工為理財之本源。《易》一書。歷犧農黃帝堯舜禹文周孔之時。皆神明於工政者也。故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周書大聚曰。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則知財者民之源。而百工者又財之源也。周禮司徒掌教理財者。闕焉勿講。誠以朝廷政治之所出。即國家財貨之所生。冬官一篇。雖等諸夏五郭公。而於致工一記。精審周詳。足見三代盛治工藝之不苟。夫百工辨器與士夫行道。王公論道。明體達用。固有相需為理者也。魯至哀公之時。貧甚矣。十二年。螽十三。年又螽。天災頻也。築園者二。築臺者三。人力殫也。百牢之供。二賦之加。外強逼而內政頹也。俞弱俞貧。愈貧愈亂。欲已亂必先理財。欲理財必先興工。日省之。月試之。如學校之課士。程其事。等其饒。如朝廷之課吏。稅宜薄。功宜勸。如田野之課農。而謂百工有不來哉。且夫虞上陶。夏上匠。殷上梓。周上輿。百工視其所上而來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筍。吳粵之金錫。百工挾其所有而來也。燔金為刃。凝土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百工審其所宜而來也。淮南子云。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鰥賜者。非負而援木。縱之其所而已。昔者大舜

咨巧而阜財之歌作於懷襄以繼衛燬惠巧而生財之治見於廢絕以還治握其原  
民臻於富而謂猶有貧弱之慮者吾不信也古來之善於理財者漢有桑羊唐有劉  
晏宋有安石當其時亦或偶一見效而卒不免病國而病民者惜未於百工加之意  
耶文王之世三輪四輿歸御七陶八冶歸灶九柯十匠歸林為百工計即為理財計  
逮乎孟津之會大征伐大典禮其費何啻千萬而迄未聞告匱之憂以其儲之於先  
而已子思之說為魯抹貧而天下後世之欲籌抹貧策者要不外乎此矣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義

潘敦先

自周禮考工之篇闕而鄭氏康成以考工三十為司空之官臨川俞氏以五官之屬強補冬官於是人第知百工即考工之稱而不知考工乃百工之總何言之蓋考工者考察工人以使之各執其事也如典絲則頒絲是凍絲者工而頒絲者考工也掌皮則頒皮是函鮑鞞韋裘者工以式法而頒皮革者考工也橐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是刮摩攻木以為弓矢者工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軻試其弓弩者考工也證諸周禮之所載然後知中庸省試之名義即考工所立之名義而鄭氏俞氏之說均穿鑿而不通矣若夫既稟云者亦即考工記所言以致稍餽是也餽古作氣既聚氣餽字並通說文既小食也亦作樂小食即稍食謂稍稍給之也或又謂餽為牲口乃專指周禮掌客饗餽而論若就百工言之未聞有給牲餽者大都食物米糧如今官府造辦處給官飯月米之類考工者以此為獎勵所謂勸也雖然勸之道亦不一矣工之居肆有勤惰則必於勸之中出以省省其勤者而勸之省其惰者而亦勸之一時有勤惰時時亦有勤惰也故省必計之以目工之成材有精粗則必於勸之中加以試試其物之精者而勸之試其物之粗者而亦勸之一物有精粗



物物各有精粗也。故試必限之以月。至於省之試之。而百工之能事備矣。然欲謀所以酬其事。必先求所以稱其事。考工者於是乎有既。稟既稟所給。稱其事之勤者而益之。復稱其事之情者而損之。稱其事之精者而厚之。又稱其事之粗者而薄之。務使人力奮勵。器用精良。舉天下無可棄之物。即舉天下皆有用之材。以之修農政。而耒耜徧於野。以之講武備。而兵甲羅於庫。以之通貨財。而舟楫充於市。先王富強之本如是而已。吾獨不解今之作奇技以求機巧者。徒規規於異域之末藝也。則亦未即周禮考工之法而再三籌之矣。

時使薄歛義

朱兆鴻

今使上之於民必一無所勞。一無所取也。勢必不能。然勞民而至竭民之力。取民而至匱民之財。理亦不可。夫力與財。民所甚愛者也。民愛之而上亦愛之。斯所以勞民取民者。自有道矣。道何在。曰。時使。曰。薄歛。考之周禮。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小司徒以鐸徇朝市。或以供府史胥徒之官役。或以充伍兩卒旅之兵役。或以任比閭族黨之鄉役。民其敢弗趨承歟。聖王在上。仲春之蒐。仲夏之苗。仲秋之獮。仲冬之狩。講武。必待農隙。固無論矣。他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不欲速以勦民也。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無非時而動衆也。月令。仲春。戒妨農。曰。毋作大事。孟夏。重勞。曰。毋或失時。此司空之職。兼考工而必列。冬官。其是之謂歟。至若則壞成賦。大禹定之。徹田為糧。公劉行之。民有業。則有稅。地有利。則有歛。量土之肥瘠。年之豐凶。人之多少。地之遠近。多寡輕重之間。必酌其中。所謂以萬民惟正之供者。什一之制也。君取一。不歛於十。苟減於什一之內。則病國。難乎為上矣。民取十。不苦於出。苟增於什一之外。則病民。難乎為下矣。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先王之薄歛。又如此。嗟乎。三代而下。喜功好大之君。窮兵贖武。征伐四夷。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又

復興工動眾好為臺榭宮室以勞民而傷財至於用度不足廼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而天下危矣故安天下者必皆以時使薄歛為本

孟子見梁惠王六節講義

彭世襄

讀穎濱六國論而知戰國大勢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固韓魏以當秦之衝讀孟子  
七篇而知子輿氏之心不屬於宋薛齊滕也而在振魏勢以息天下之禍門弟子於  
篇首揭宗旨而特書見梁惠王此孟子生平出處之大識見而亦戰國天下安危之  
大關鍵也不幸而王不悟忽於遠害狃於近利迂濶仁義再傳而亡而山東諸侯外  
撤屏障卒次第受秦禍嗚呼豈非天乎且夫惠王之為人其去仁義也遠矣史稱魏  
武侯卒子瑩與公申緩爭立韓趙伺釁建議中分濁澤一敗魏幾不國然則孟子所  
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饜者雖祇規陳大勢而實觸王清夜之愧使惕然於名不正言  
不順利心之不可熾而專欲之不可成然而王之心則利而已矣以利故而爭國焉  
知仁焉知義且當是時天下所謂英主所謂人才專心併力趨於利之一途蘇秦張  
儀之屬主縱橫吳起孫臏之徒習戰陳李悝商鞅之流任土地獨踞蹠以仁義之說  
進不惟非當時人主之意而亦非天下大夫士庶人之心而毅然言之此孟子所以  
不遇也然而孟子之不遇孟子之所以為賢也自古國家內憂空虛外患侵逼人挾  
其富以臨我而我不如人挾其強以臨我而我更不如自非先講理財安足自立然



至計有維進。盡括天下財力。輦致京師。而於民間之疾苦。萬物之生計。一不置念。特從事於丹青土木。歌舞譙仁。以博一人歡。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朝廷雖巧立名目。託辭於萬不得已。以掩其巧取豪奪之私。而諸大夫出所餘以奉上。後將益肆漁奪。以取償於士庶人。士庶人勢不能抗。久不能違。而力實不足以自贖。昭昭作惡。愁怨四塞。利來而人心去矣。人心去而國亡矣。然則所斂者怨而已。財云乎哉。所得害而已。利云乎哉。人君不知此意。而輒以仁義為迂。至孟子去魏。適齊。不得已。當乃至持仁義之說。藉宋慳以解秦楚。而魏亡矣。而五國亡矣。而秦亦不數傳亡矣。言利之害。酷烈至此。而天下後世日循覆轍而不悟也。悲夫。